周書

六



令狐德棻等撰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于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

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
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
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
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
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
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
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
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
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

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

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
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
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
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
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
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
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

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
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
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
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
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
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
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
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
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三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

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

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
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
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
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
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
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
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
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

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

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

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

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

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

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郵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
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
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
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
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
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
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
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

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君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令之宰守當勤

於中科而冪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去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

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
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
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
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
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
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
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
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

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撞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

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
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
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
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
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
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泊
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
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
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

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
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
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
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
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
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
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
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
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

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
生烝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
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愽求明德命百辟群吏
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
逸念辟惟元首庻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
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
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

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天未絶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諐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

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
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
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
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
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
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入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
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

弗悖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君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

匪惟相襲惟其可乂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華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候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信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

諱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
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
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
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
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
厥終以濟日新之德明我羣臣敢不夙夜對
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
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

隮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瑶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

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匕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

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
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
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
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
封邳國公邑三千戸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
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
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封美陽子
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

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為下之常道若乃庖廚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無之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剌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

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令狐德棻等撰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

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
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
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
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
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
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
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
宜皆合軌度性強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
處之不疑纍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

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今録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録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

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
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
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
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
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
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

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

府長史司馬司録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宂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

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強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横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揔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七　周書二十五

令狐德棻等撰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殁於陣贈甯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

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莊卿其勉之
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
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
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邪唯當粗聞教義補
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
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
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
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源州
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

光率兵續進會賊黨萬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
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
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紿道洛等曰
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
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
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
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
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
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

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内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衂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

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
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
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
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
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刎於
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
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
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
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

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

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
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
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
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大
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
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
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
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
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

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
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
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
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
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
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
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
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
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

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
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
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
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
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
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
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
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

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荆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揔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幷築甑山城而還保定

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

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
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
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
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
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
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
又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
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
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

定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

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險路復
大敗之虜遂震慴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遷
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
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
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
諡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
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

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鬭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

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劒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劒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

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

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
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
矦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
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
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
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
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
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勳
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

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巳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

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
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
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
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
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
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
古人有言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

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
其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
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
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
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
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
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之
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
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

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

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 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

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
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
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
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
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
便按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
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頼公決此
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

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
時已爲相府司録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
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
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
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
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
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
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
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

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晋公護

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謚曰懷植及諸弟竝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

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
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戸累遷撫軍將軍銀
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
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
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
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
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
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
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

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
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
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
閒志略縱横忠勇奮發摧勍敵屢涉艱危
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
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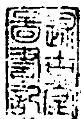
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

小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舋故因之啓豪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列傳第十七　　周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六

令狐德棻等撰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登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

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負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録事深敬器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揔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

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
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
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
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
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
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
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
聞之嘉歎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道
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

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淸德樓樹碑
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歴一載徵授大行臺尚
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
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
恐有所失佗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
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
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詧內附初遣
使入朝至荆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
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

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晩儉乃著帬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内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揔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荆州揔管五十二州儉舊嘗

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為夏州總管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酆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令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

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
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
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
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
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
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
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
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
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

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
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鐘以爲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
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
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
古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
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
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

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
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以
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
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筴謀勇冠諸將及長容
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
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
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

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為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乗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閒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

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勒中厨別進異
饌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
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
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
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
共一溢米以父勳累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

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辭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

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駮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

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一

周書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令狐　德棻　等撰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嶽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

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

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除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讎耻雖籍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叙勲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
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
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
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
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
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
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
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
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

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竝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揔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

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
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
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
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
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
拔嶽西征引爲帳内擊萬俟醜奴及其枝黨
轉戰數十合竝破之膂力絶倫被甲荷戈升陟
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

授宣威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封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以

珠金帶一要胄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引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為最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録前後功進爵襄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寛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

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龔名著西州正光中萬俟醜奴寇亂關中龔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祐性聦敏有行檢龔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毋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遣使

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勠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劒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竝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以

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恱太祖以此知重之
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父事我後從討
恱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
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
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
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
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
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
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

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
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
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
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
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
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
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
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
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

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
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
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
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
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
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
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
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
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

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即位拜
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
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
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
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
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獲鎮原州頃
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
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
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

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

記室加宣威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迥平蜀授帥
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禮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
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貰之後爲邵州刺
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
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
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
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

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為侯擒竇泰復弘農晨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為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

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
蒞三蕃頗有政績 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
公增邑二千户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摠
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隨公
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
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 夏鹽 恒燕
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鼎和嗣先以善勳
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
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
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嶽征討有功
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
之引為帳内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
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
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
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

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
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為公增邑八
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賜姓普毛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
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
二鎮頗得民和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枹罕
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
武帥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

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為行軍揔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傅出為寧州揔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為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

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
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
爾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
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
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
嶽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
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從
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

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晉
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
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
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
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
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
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
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

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公

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軍鋒推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

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
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
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
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
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
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
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天
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
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摠管及陳將

吴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紀南令副
摠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為
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
出軍定隴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
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
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為摠
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
薨于州子恭嗣恭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
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

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嶽討平萬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

進爵欒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

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為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

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大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一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群盜平之悅表臺爲假

節衞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嶽又引爲心膂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大僕石猛破兩山屠者各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

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
授頻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
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
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帶
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
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
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

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御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蹬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

豆頽祖騏驎父永仕魏位益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

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

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月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

所部收之入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
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
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
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
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
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
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
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
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

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
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
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
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
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
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
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二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
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

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
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
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
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將襲泰諸
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
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
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
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

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

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聰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竝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

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
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
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
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
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
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
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

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闋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字文測

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列傳第十九　　周書二十七